



异侠系列
YIXIAXILIE

边荒传说

【卷十四】

BIANHUANGCHUASHUO



华文出版社



异侠系列
YIXIA XILIE

邊荒傳說

BIANHUANGCHUANSHUO

黃易



【其人其书】

黄易乃新一代科幻和武侠小说作家，自创“玄幻系列”和“异侠系列”，以独特的笔触，深刻的思想，妙想天开的情节，动人的性格意境，深受读者欢迎，俨然带起了一股新品种小说的潮流。虽说其中真正的影响，现时言之仍是过早，但黄易小说却毫无疑问正走在时代的尖端上，以最奇异的笔下世界，以他那种震撼性的方式和风格，进行着对这时代的深省。无论在他超时空的国度里，又或在古老日子里对武道的追求中，他都在寻找人类超越自己的可能性。看他的书，便若跨越了现实和幻想的边防，踏足于一个接一个玄异的梦域里。

刘裕藉施军礼的动作，垂下目光，不让刘牢之看到他眼内的仇恨，同时递往一旁，把主位让给刘牢之。

刘牢之的容颜才点憔悴，显示他并非对眼前局势的发展完全放心……

ISBN 7-5075-1934-1



9 787507 519341 >

责任编辑：张丽慧
特约编辑：王强 吴振弟
装帧设计：夜猫子 黄炜瑜

ISBN 7-5075-1934-1
定价：330.00元(全套共十五卷)

每册22.00元

I247.4
72+5
:14



异侠系列
YDIXIALIE

【卷十四】



黄易

BIANHUANGCHUANSHUO

边荒传说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边荒传说 / 黄易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5.10

ISBN 7-5075-1934-1

I. 边... II. 黄...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13126号

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邮编 100055 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5号楼)

网址: <http://www.hwcbbs.com.cn>

网络实名名称: 华文出版社

电子信箱: hwcbbs@263.net

电话: (010) 63370154 (010) 63370169

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省肇庆市科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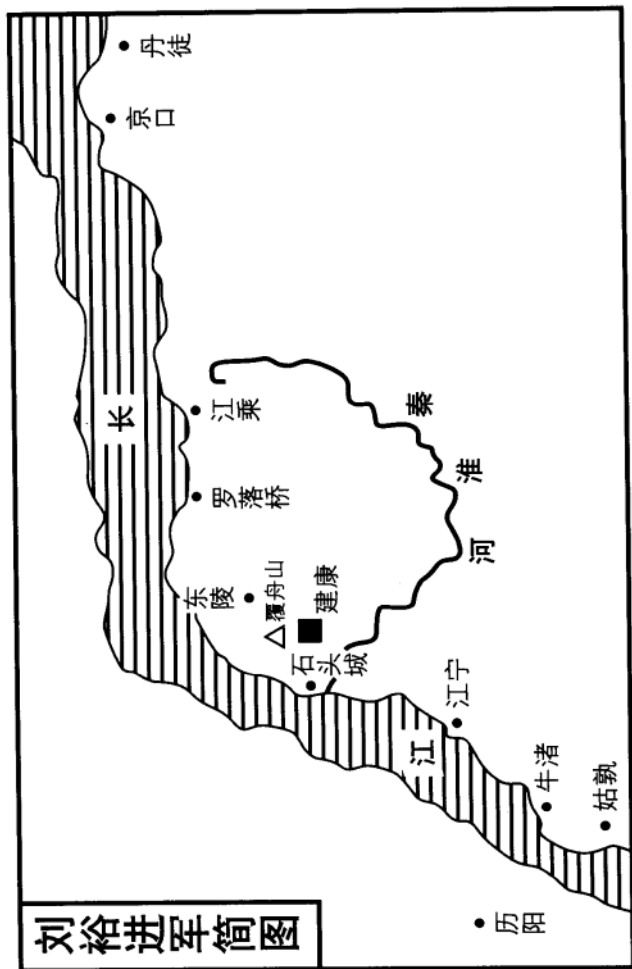
787毫米×1230毫米 32开 158印张 3940千字

2006年1月第1版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

*

定价: 330.00元(全套共十五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邊荒傳說

卷十四

目
录

第一章	公然决裂	1
第二章	危机之夜	10
第三章	噬心之恨	18
第四章	走投无路	27
第五章	成败关键	36
第六章	帝皇梦醒	45
第七章	爱的交易	54
第八章	新的起点	62
第九章	元神梦会	72
第十章	帝皇视野	79
第十一章	残酷本质	88
第十二章	魔门圣君	97
第十三章	神秘女尼	105
第十四章	看破世情	110
第十五章	心病心药	121
第十六章	危险交易	128
第十七章	斗智斗力	137
第十八章	能者当之	146
第十九章	一己好恶	154
第二十章	佳人有约	164

邊荒傳說

卷十四

第二十一章 政治妥协	172
第二十二章 胜券在握	182
第二十三章 秦淮魔踪	189
第二十四章 称帝之心	198
第二十五章 心战之术	206
第二十六章 谢府风云	215
第二十七章 苦中作乐	220
第二十八章 笑谈天下	229
第二十九章 选择之权	237
第三十章 共尝丹方	246
第三十一章 迷离境界	254
第三十二章 全新想法	264
第三十三章 惊闻噩耗	271
第三十四章 烈火干柴	280
第三十五章 前生情孽	289
第三十六章 洞庭春色	298
第三十七章 江乘之战	307
第三十八章 以武会友	316
第三十九章 天命难违	324

第一章 公然决裂

刘裕藉施军礼的动作，垂下目光，不让刘牢之看到他眼内的仇恨，同时退往一旁，把主位让给刘牢之。

刘牢之的容颜有点憔悴，显示他并非对眼前局势的发展完全放心，甫进书斋，他的目光狠狠盯着刘裕，脸上却没有半点表情。

书斋外传来卫士布防的声音，可见刘牢之对自己的安全不敢掉以轻心，正处于高度戒备的状态下。

刘裕的心却在想，你这奸贼当日伏杀淡真的爹，当然怕别人也向你使出同样的手段。

书斋门在刘牢之身后由其近卫关闭，似乎立即把这两个互相憎恨的人，隔离在这独立的空间内，但谁都晓得这种隔离是一种错觉。

刘牢之肃立门后，冷哼道：“你为何回来呢？”

刘裕强压下心头怒火，平静的道：“统领请就上座。”

刘牢之似乎按捺不住情绪想发作，旋又举步，到主位坐下，喝道：“坐！”

刘裕往一侧坐下，举目朝刘牢之瞧去，刘牢之脸无表情地盯着他，道：“先回答我你为何要回来。”

刘裕露出一个大有深意的笑容，低声道：“因为我怕统领一错再错，致错脚难返。”

刘牢之勃然色变，大怒道：“刘裕你算什么东西，竟敢来批评我？”

刘裕敢保证在外面的何无忌和众北府兵将领，人人听清楚刘牢之说了什么，而对自己说的话却是听得模糊不清，而这正是他要求的



效果。

刘裕提高声线道：“卑职怎敢批评统领？只因眼前正是我们北府兵危急存亡之时，只要走错一步，我军立陷水深火热之地，不但朝廷倾颓，我们亦会大祸临身。现在立即发兵建康是唯一的机会，可以把一面倒的情况扭转过来。请统领当机立断，我刘裕愿当统领的先锋将。”

他这番话是说给在外面的何无忌听的，让何无忌晓得他全心全意为大局着想，并摆出向刘牢之效忠的姿态。当然！他早先的话已触怒了刘牢之，令两人之间再没有妥协的余地。

刘牢之瞪视着他的眼睛杀机大盛，却似是意识到任他们之间的对话张扬出去，是有害无利。压低声音道：“你刚从海盐回来，清楚现在建康的情况吗？”

刘裕昂然道：“今次卑职从海盐回来，正是要向统领汇报有关建康的最新情况，根据我得来的消息，如我的判断无误，明天的建康将再不是司马氏的建康，而是桓氏的建康。现在我们还有最后的一个机会，请统领立即下令大军起航，否则机会将永不回头。”

他虽然没有吐气扬声，但字字含劲，肯定书斋外所有人听得清楚明白，不会遗漏。

刘裕是蓄意要刘牢之下不了台阶，更清楚显示出刘牢之没有掌握时势的能力，假设桓玄确实能于明日一天之内攻陷建康，刘牢之的声誉将立即崩溃。

刘牢之大怒道：“休要胡言乱语。”

这句话正中刘裕下怀，在有心算无心下，刘牢之正陷身他设计的圈套中。

刘裕的心神出奇地冷静，清楚自己每字每句的效用。忽又压低声音道：“孙爷是怎样死的？”

刘牢之终于再也忍不住，猛地起立，戟指道：“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刘裕目注地席，沉声道：“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亦不是要把孙爷的血账算到统领头上去。只是想提醒统领，能这般害死孙爷的，只有熟悉军中情况的人办得到，且身手高明，精通杀人之道。这个人肯定是统领宠信的人，清楚孙爷的行踪，更有令孙爷不起戒心的掩饰方法，方能令孙爷如此着了道儿。统领不用我说出来，该晓得此人是魔门安排在我们军中的内奸。”

刘牢之呆了一呆，接着脸泛怒容，朝书斋门走去。

刘裕轻唤道：“刘爷！”

刘牢之正准备喝令亲卫开门，忽听到刘裕叫出以前对他的尊称，愕然止步。

刘裕心中大感快意，直至此刻，刘牢之正被他牵着鼻子走。

刘裕从容道：“何穆是否带来了桓玄在清剿两湖帮斩杀聂天还的一役中损兵折将，元气大伤的消息呢？”

刘牢之旋风般转过身来，双目厉芒遽盛，目光像两枝箭般投往刘裕，道：“谁告诉你的？”

刘裕差点想仰天大笑，当然没有如此放肆，他怕的不是刘牢之，而是怕损害自己在何无忌心中的形象。淡淡道：“我是猜出来的，统领中了桓玄和魔门的奸计哩！”

刘牢之的呼吸急促起来，狂呼道：“一派胡言！”

“砰！”

刘牢之竟就那么硬把书斋门撞开，愤然去了。

燕飞在隔了一道大街的宅舍之顶探出头来，俯瞰着何无忌府第的正门，看着刘牢之在亲将亲卫的簇拥下，怒气冲冲的来到广场处，紧



跟在他身后的其中一人是何无忌。亲卫忙把刘牢之的座骑牵至。

刘裕和刘牢之说话时，燕飞藏身附近另一座建筑物内，凭他一双灵耳，把两人之间的对话，不论扬声说话，又或低声密语，都尽收耳内。

听得刘裕怀疑刘牢之心腹将领里有魔门的卧底，燕飞大感有理。暗忖横竖闲着，不如趁机把这个魔门之徒找出来，顺手清理掉，一了百了。正如向雨田说的，与魔门的人讲道理只是白痴行为，最佳策略莫如见一个杀一个，见一双杀一双。

且眼前是唯一的机会。

说到底刘牢之并不是蠢人，口上虽骂刘裕一派胡言，事实上他肯定已把刘裕的警告放在心里。这类的事一给人点醒，当事者会心里有数，或至少有个谱儿，如果刘牢之立即找他心中怀疑的人来问话，当最为理想。

所以燕飞立即赶到此处来，进行他的计划。

刘牢之一脸阴沉的走到战马旁，忽然止步，道：“无忌！”

何无忌走到他身后道：“在！刘爷有什么吩咐？”

刘牢之转过身来，狠狠盯着何无忌，道：“我一向对你如何？你来告诉我吧！”

何无忌垂首道：“刘爷对我好得没话说。”

周围过百兵将人人肃然站立，呼吸却沉重起来，偌大的广场，只有两人说话的声音和战马的嘶鸣，气氛压人。

刘牢之动气道：“不要刘爷前刘爷后，我是你的亲舅。”

对面高处暗黑里的燕飞心中感慨，他终于明白刘裕的报复手段，就是在兵不血刃下，教刘牢之众叛亲离，失去他最渴望的权力和声誉。

何无忌抬起头来，双目射出坚定的神色，道：“我认同刘裕的看

法，如果我们再不行动，明天的建康将是桓玄的建康，而我们则余下等待被桓玄强行解散或收编的命运。”

刘牢之闷哼道：“假设明天桓玄仍攻不下建康又如何呢？”

何无忌压低声音道：“刘裕便像玄帅般，从来没有错估过敌人，他也是唯一曾破荆州军的人。现在他摒弃前嫌，肯为舅父卖命，这真的是我们最后的机会，错过了永远错过，舅父你仍不明白吗？”

刘牢之双目厉芒遽盛，一字一字的缓缓道：“你是完全站在他那一方了。”

何无忌决然道：“我只是为大局着想。”

刘牢之沉声道：“你给我告诉刘裕，明天正午前，他必须离开广陵，滚回海盐去，否则莫怪我无情。”

说毕踏镫上马，众兵将连忙跟随，纷纷翻上马背，只剩下何无忌一人站着。

刘牢之在马上俯视何无忌，冷然道：“若你仍想不通的话，明天随刘裕一起滚，当我刘牢之没有你这个外甥。”

接着似要发泄心头怒火的叱喝一声，催马朝敞开的大门冲去，众兵将追随其后，注入大街去。

刘裕看着何无忌进入书斋，默然无语。

何无忌在他身旁颓然坐倒，呼出一口气道：“走了！”

见刘裕没有反应，何无忌沉声续道：“他着我告诉你，假设明天正午前你仍留在广陵，他会不客气的。”

刘裕往他瞧去，道：“你是不是很沮丧呢？”

何无忌叹道：“自琰帅的死讯传来，孙爷又忽然死得不明不白，我便生出绝望的感觉。这种感觉很折磨人，令你感到不论做任何事，都是没有意义的。”



刘裕道：“你是否感到很疲倦？”

何无忌苦笑道：“那是来自心底的劳累，令我只希望避往百里无人的荒野，不想见到任何人，再不理人世发生的事。”

刘裕点头道：“我明白你的感觉，因我曾处于比你目下情况恶劣百倍的处境，至少在你身上仍未发生令你会悔改终生的事。”

何无忌一呆道：“在你身上发生过这种事吗？”

刘裕道：“当那种事发生后，你不会想向任何人提起。现在的你比我幸运多了，摆在你眼前是个选择的问题。想想你的娇妻爱儿吧！你会明白现时此刻的决定是多么重要。你舅父曾背叛过桓玄，改投司马道子，以桓玄的心胸狭窄，定不忘此恨，当桓玄夺得建康后，第一个要收拾的人就是你舅父，而你是你舅父最亲近的将领，桓玄绝不会放过。你舅父已是不可救药，所以你必须作出决定，作出令你永不感后悔的明智决定。”

何无忌的呼吸急促起来，又有点不解的道：“我早向你表明心意，为何你还要说这番话？”

刘裕没有直接回答他，只是平静的说下去道：“人的心是很奇怪的东西，全在你以什么角度去看事物。我当然明白你的心情，但若换一个角度去看，你对你舅父是尽了情义，奈何他忠言逆耳，你没必要作他的陪葬品，若株连妻儿，则更悲惨。告诉我，你是否失去了斗志和信心？”

何无忌颓然道：“我有没有斗志和信心并不重要，最重要是你刘裕行便成，我则依附骥尾。”

刘裕摇头道：“这是不成的，坦白告诉你，我有十足的把握可以击败桓玄，但其中一个条件，就是要你回复本色，全力助我。想想玄帅吧！他是怎样栽培你的呢？你现在这副样子，会不会令他大失所望？仗未打已想着解甲归田，这场仗还何能言胜？玄帅竟培养出全无

斗志理想的北府将吗？我们为的不单是北府兵的荣辱，更为南方蚁民着想，这就是我们北府兵的使命，要延续安公和玄帅的安民政策。其他的一切再不重要，包括你舅父在内。”

何无忌眼神逐渐凝聚，又怀疑的道：“你真有击败桓玄的把握？”

刘裕微笑道：“还要解甲归田吗？”

何无忌羞惭的道：“当我没说过这句话好了。唉！眼前刘爷要把我们逐离广陵一事，又如何应付呢？”

刘裕心忖我正是要逼刘牢之作出这样的蠢事，怎会没办法应付？淡淡道：“他老人家既有此意，我们依他的意思又如何？”

何无忌愕然瞧着他。

刘裕从容道：“北府兵的两大根据地，一是广陵，另一处为京口。广陵没有我容身之所，我们便到京口去。”

京口离广陵只有半天船程，在长江下游南岸，与广陵互相呼应，仍属刘牢之的势力范围。

何无忌脸色微变道：“这和留在广陵有什么分别？”

刘裕道：“当然大有分别。我们要在一夜之内，让广陵所有的北府兵将清楚知道，我将到京口去。愿追随我刘裕的，可到京口向我投诚，要效忠你舅父的，便留在广陵，就是如此。”

何无忌脸上血色褪尽，道：“如风声传入舅父耳内，恐怕我们见不到明天的日光。”

刘裕胸有成竹的道：“所以你必须回复斗志，下一个永不追悔的决定，如此才能与我并肩作战，放手大干一场，明白吗？”

何无忌脸上多了点血色，急促的喘了几口气，道：“我们这是要和舅父对着干了。”

刘裕微笑道：“只要我们准备充足，你舅父是不敢妄动干戈的，因为他负担不起，想想这是什么时势？”

建
安
傳
記

卷十四



何无忌皱眉道：“可是京口由舅父另一心腹大将刘袭把持，绝不会欢迎我们。”

刘袭是刘牢之的同乡，乃北府猛将，武技一般，但才智过人，被刘牢之倚为臂助。

刘裕道：“那就要看我们到京口去的时机。”

何无忌对刘裕生出深不可测的感觉，刘裕这些听来只是冲口而出的话，都是经深思熟虑的。

刘裕知道何无忌猜不着他的手段，微笑道：“当桓玄大破建康军的消息传至广陵和京口，最佳的时机将会出现。”

何无忌苦恼的道：“那我们岂非要苦候时机的来临？”

刘裕问道：“消息要隔多久传至这里？”

何无忌道：“经飞鸽传书送来消息，三个时辰便成。”

刘裕沉吟道：“如此正午前后将可以收到消息，与刘牢之驱逐我们的时间配合得天衣无缝，像老天爷蓄意安排似的。”

何无忌道：“你凭什么作这样的猜测？”

刘裕道：“桓玄大破司马尚之后，往建康之路畅通无阻，桓玄最怕的事是你舅父忽然变卦，为恐夜长梦多，所以绝不会拖延时间，如此桓玄最快将可在今夜抵达建康。在戒严令解除前攻打建康还有个好处，就是可把对平民的骚扰减至最低。桓玄并不是来搞破坏，而是想做皇帝，最理想莫如建康的民众醒来后，方惊觉桓氏已取代了司马氏。”

说到这里，不由想起司马元显，若他接到屠奉三的警告，说不定能避过杀身之祸，逃往广陵来，那他也算对司马元显尽了情义。

何无忌现出心悦诚服的神情，点头道：“明白了！”

刘裕道：“我们和刘爷的对抗搞得愈哄动愈好。最重要是把水师的将领争取过来，这样我们更有打动刘袭的本钱。当谁都看出刘爷大

势已去，他的统领之位便名存实亡。”

何无忌道：“刘爷若感到形势的发展不利于他，很可能尽起亲将亲兵，放手一搏。”

刘裕道：“我们把计划稍为改变一下如何？你和泳之最清楚广陵的情况，先联结心向着我的将领，到我们站稳阵脚，才通知其他将领。”

何无忌点头道：“这是比较稳当的做法，我和泳之懂得拿捏分寸的。”

刘裕道：“你的府第便是我们的临时指挥中心，你该知会你娘一声，让她清楚情况。到明天正午，我们率队到京口去。”

何无忌领命去了。



第二章 危机之夜

燕飞伏在统领府附近一所大宅主堂的瓦脊上，静候近半个时辰，仍没法潜进统领府去。

统领府灯火通明，人影憧憧，明岗暗哨，警备森严，尤过当日荥阳城慕容垂的行宫，其时大雪漫漫，现在却是皓月当空，令潜进去的难度大增，即使以燕飞之能，也感无计可施。

自刘牢之回府后，不住有人进进出出，可见刘牢之正出尽全力维系军心，以对抗刘裕的分化，他召来各大小将领训示说话，令燕飞的如意算盘再打不响，因没法弄清楚刘牢之心中怀疑的魔门内奸是何人。

但燕飞仍全神监视着统领府的动静，如刘牢之忽然大举出动，便可以先一步通知刘裕，让他能早作打算。

今夜是危机四伏的一夜，只要刘牢之把心一横，将出现血洗广陵的场面，姑不论刘裕生死，由谢玄一手创立的北府兵将告四分五裂。

此时一队人马驰出统领府，领头者高颀瘦削，双目闪闪生光，顿时吸引了燕飞的注意。

燕飞之所以特别留心此人，不但因为他的警觉性比其他人高，更因他举目扫视街上和附近楼房的情况时，双目隐泛异芒，令燕飞生出似曾见过的感觉。

当他记起曾在谯奉先的眼内发现过同样的芒光时，燕飞心中大喜，暗忖得来全不费工夫，哪敢犹豫，忙跟踪去了。

何无忌府内不住传来大批卫兵走动布防的声音，显示何无忌手下兵将正进驻府内，刘裕仍安静的坐在书斋内，似乎外面发生的事与他